

朝鲜正史《三国史记》以“仁”“义” 为核心的政治概念架构

佐藤将之

摘要:本文主要依据观念史研究途径,借由分析《三国史记》的“仁”“义”“礼”“智”“信”“忠”“孝”“勇”“道”“德”之十个概念,来试图阐明《三国史记》和其总编辑金富轼的儒家思想特质。由于《三国史记》是一部多层文献结构的典籍,本文借由关注不同文献层次之间的思想差别,试图厘清从新罗时期到高丽时期的朝鲜思想之演变,其中特别关注其“儒家化”的过程。另外,也欲论证在《三国史记》中出现的诸种概念中总编辑金富轼最重视的概念是《孟子》的“仁义”思想。金富轼对“仁义”的重视,不但在于主张其重要,更如“所谓德者,仁与义而已矣”一句所展现的——即使按理是用作提倡“德”重要性的一句话,也能转换成提倡“仁义”重要性之内容。金富轼对历代国君的治绩功过的判定,取决于他认为国君们能否实践“仁义”原则。

关键词:《三国史记》;金富轼;孟子;仁义;高丽王朝;朝鲜儒学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15(2022)04-0081-29

DOI: 10.19946/j.issn.1006-2815.2022.04.008

一、序论

《三国史记》五十卷为高丽王朝第17代仁宗(1109-1146,在位1122-1146)时之作,由金富轼(1075-1151)负责总编纂并在1145年(仁宗23年)奉呈,是现存朝鲜历史书籍中最早的正史。此书内容不但是研究朝鲜历史最为基本的史料,也是一本研究朝鲜传统思想不可或缺的文献。尤其是针对后者而言,从《三国史记》所呈现的政治概念和政治思想,可找出朝鲜独特的政治思想之原型。在此理解之上,本文借由针对《三国史记》中的主要政治概念的分析,试图阐明《三国史记》儒家思想特色之一斑。

收稿日期:2022-05-18

作者简介:佐藤将之,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哲学、东亚观念史、荀子等研究。

E-mail: msato@ntu.edu.tw

过去相关研究一致认为,《三国史记》的思想倾向来自儒家,若将东亚世界儒家思想的历史分成“经学时期”和“宋明理学时期”两段,而在金富轼时代的朝鲜尚未引进宋理学,因此本文所谈的儒家政治是指经学时代的儒家思想。那么,其儒家思想是何种的儒家思想呢?是以所谓“五经”注疏为主要内容的儒学,还是含有高丽时期特色思想或主张的儒学呢?关于这一点,曾经仔细研究《三国史记》儒家思想特质的高柄翊,在分析应为金富轼亲撰部分之论赞内容后,指出论赞的思想可以称为“德治主义”^①。

耐人寻味的是,过去研究金富轼儒家思想的学者,包括高柄翊在内,均指出《三国史记》的核心思想是“德治”思想或“礼论”。然而,先考虑《三国史记》的文献群可区分为历史记录、故事,以及金富轼自己的论述等不同成分,而分析其儒家特色之后便发现,《三国史记》的儒家思想可能存在更为丰富的内容。据本文所检验,对金富轼来说,“德治”的重要性是以“仁义”的实践为前提方能得到保证。

鉴于上述的问题意识,本文按照洛夫乔伊(Arthur O. Lovejoy)的观念史研究途径所提出的“单位观念”(unit ideas)的观点^②,在《三国史记》中出现的诸概念之中,抽出可看作“单位观念”的“仁”“义”“礼”“智”“信”“忠”“孝”“勇”“道”“德”等十个概念^③,并逐一分析每个概念的用法、基本涵义以及各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和以此建构起来的主张和思想,以期借此能阐明《三国史记》和金富轼的儒家思想特质及其思想意义。基于上述的探讨,本文试图论证金富轼最重视的儒家价值是《孟子》的“仁义”,而其他概念的重要性则应该在“仁义”之下。换言之,《三国史记》对儒家思想的论述是以“仁义”为其核心价值的概念结构。

二、《三国史记》的文献架构和主要概念

在进入本论之前,不妨先说明本文如何分析上述十个概念的内容和意义。虽然我们以“儒家”这样的术语来涵盖东亚知识分子所使用过的政治概念之意涵,但是所谓“儒家”的相关典籍,从《论语》《孟子》等先秦时期的文献产生算起,直到《三国史记》所撰写(或编辑)的高丽时代已经过一千四五百年的历史,而在横跨千年的不同典籍之间,概念在被使用的过程当中,其用法和意涵等均会产生变化。因此,在《三国史记》中所出现的各种儒家概念之涵义,也有可能战国秦汉古书中的用法有不相同之处。若是如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三国史记》的儒家概念和古典儒家在用法上的差异,反而会反映《三国史记》儒家思想的特质。经过分析这样的思想特质,甚至可能发现韩国儒家思想发展的轨迹。

① 高柄翊:《三国史记的历史叙述》,《东亚交涉史的研究》,首尔:首尔大学校出版部1970年版,第80页。

② 关于洛夫乔伊的“观念史”研究途径,尤其是其中“单位观念”的涵义和意义,请参阅 Arthur O. Lovejoy,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7-15;阿瑟·洛夫乔伊:《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张传有、高秉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9-19页。

③ 在洛夫乔伊的“观念史”研究途径中,其关注所选择某一个观念(如“being/存在”)的长期历史演变,因而其词语所涵盖的涵义范围也变得相当广;而本文则主要试图厘清《三国史记》思想内部的各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在这样的研究途径中,每个词语的涵义范围则较小,而且这样的分析比较重视词语和词语之间的关系性。因此,虽然笔者在提及洛夫乔伊的“观念史”研究方法时,将使用“观念”一词,但在本文中具体探讨“仁”“义”等词语时,笔者则使用“概念”一词。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三国史记》是一部具有多重文献结构的书籍。虽然《三国史记》文献形式上是一本所谓的“史书”,但从其撰写的方式来分类的话,其内容主要有:中国和新罗互相往来的国书诏敕及宫廷纪录(A)、以故事方式流传的叙述(B)、在记录或故事后面所附上的(由金富轼自己对事件始末之)论赞(C)这三种不同记述来构成。若要理解此三种部分的作者(群)及其思想性格的话,我们可以推测:A的内容属于当时撰写的记录,应该反映记录者的思想或记录者所属的时代精神;B在第一意义上应该属于撰写或传承其故事的作者(群)思想,但不能排除金富轼在最后编辑之际据他自己的思想来调整更易的可能;C的主张内容可以看作金富轼本人的思想^①。因此,就《三国史记》所谓“儒家思想”的内容和特质而言,这三种不同性格的文献能各代表不同作者群(也因此很可能为不同时代的)的儒家思想。在这样的前提下,目前我们可以推测的思想情况是:譬如,我们若在C部分的论述中发现与“仁”概念相关的论述的话,此部分很可能代表金富轼自己的“仁”论;若在B中的话则代表从三国时期到金富轼时期朝鲜思潮中的儒家思想;若在A中的话,应该代表起草这些文献的作者或他们所属的时代之儒家思想。

鉴于此,本文则将《三国史记》的整体文献性格分为五类:①“直接引用中国国书”、②“引用寄往中国的国书或诏敕”、③“记事或故事的叙述部分”、④“记事或故事中的人物发言”;⑤“被引用的论赞和分注部分”(表1)。

表1 《三国史记》中主要概念出现的情形

	① 直接引用 中国国书	② 引用寄往中国 的国书或诏敕	③ 记事或故事 的叙述部分	④ 记事或故事 中的人物发言	⑤ 被引用的论赞 部分、分注
仁	6(6/0)	12(8/4)	8(7/1)	12(9/3)	11(7/4)
义	20(20/0)	15(15/0)	10(4/6)	32(13/21)	21(12/9)
礼	13(13/0)	5(4/1)	46(30/16)	16(14/2)	12(10/2)
智	1(1/0)	2(0/2)	9(6/3)	8(5/3)	0(0/0)
信	1(1/0)	0(0/0)	2(1/1)	4(0/4)	3(1/2)
忠	9(9/0)	14(11/3)	4(2/2)	22(6/16)	5(4/1)
孝	1(1/0)	2(2/0)	4(3/1)	11(6/5)	2(1/1)
勇	0(0/0)	1(0/1)	8(3/5)	7(2/5)	2(1/1)
道	0(0/0)	1(1/0)	2(2/0)	23(13/10)	4(2/2)
德	4(4/0)	12(11/1)	4(4/0)	34(21/13)	7(7/0)

注:各个栏内的数字为:总数(《本纪》用例数/《列传》用例数)。

关于本文从《三国史记》原典的引述,笔者所使用的版本是《勘校三国史记》(民族文化推进会版,1982年,修正版)所收录的“中宗壬申刊本”(所谓“正德本”)。由于在下文的论述中所出现的十个概念之全部引文在“附录”列表中都能找到,在下面论述中则只针对比较长的引用文段加上其篇名和“正德版”的页码。

① 针对《三国史记》文献构成上的如此思想特质,在笔者的《朝鲜史书〈三国史记〉的文献构成与儒家思想的角色》,《哲学中国》2022年12月第二辑)一文中将提供较为仔细的探讨,而本篇则关注其中出现的主要政治概念的特质。

三、《三国史记》中的“仁”“义”“礼”“智”概念

在本节,笔者针对“仁”“义”“礼”“智”四个概念的内容进行探讨。我们先从“仁”字的用法开始考察。当用于①“直接引用中国国书”和②“引用寄往中国的国书或诏敕”的情况时,“仁”是“仁教”“仁寿”“仁慈”之义,比较合乎常义。而在③“记事或故事的叙述部分”的情况中,当涉及描述历代三国国君的个性时,“仁”是指仁慈、宽仁、仁恕等。另外,杀死亲子好童的大武神王、杀死太祖大王的王子和忠臣福章的次大王,一起被形容为“不仁”^①。考虑到《三国史记》中关于“仁”的说明时常带有“恶杀”或“期不杀”等附加语,可以推知,《三国史记》的“仁”字,中心意义就是“厌恶人的死亡”。因此,赐死近亲的大武神王和任意杀人的次大王,就成为“不仁”的代表例子而受到金富轼的贬斥了。

那么,这个“不嗜杀人”意义下的“仁”概念,在政治层面则如何出现呢?可以肯定的是,“仁”经常被用作描述或评价统治者的行为。而且,在④“记事或故事中的人物发言”或⑤“被引用的论赞和分注部分”中的用例中,“仁”概念常常带有政治意涵。我们看看其出现情况:

- | | |
|-----------------------|---|
| 1. 上曰:幸人之灾,不仁也。不从。 | ① |
| 2. 夫人之心归于至仁。 | ② |
| 3. 君不恤民,非仁也。 | ③ |
| 4. 不仁于民。 | ④ |
| 5. 所谓德者,仁与义而已矣。 | ⑤ |
| 6. 所谓亲仁善邻,国之宝也。 | ⑥ |
| 7. 新罗其君仁而爱民。 | ⑦ |
| 8. 以仁伐不仁,自古亦然。 | ⑧ |
| 9. 况闻高句丽王公,仁厚勤俭,以得民心。 | ⑨ |

通过上述“仁”的引例,我们发现,“仁”被用作一个政治概念时主要有四个含义:其一,“仁”是统治者必须具备的两个德目(“所谓德者,仁与义而已矣”)之一;其二,“仁”是指统治者的“恤民”之政(“君不恤民,非仁也”);其三,人终将回归到“仁”(“人之心归于至仁”),若将“仁”惠泽天下(“仁于民”),就能得到民心;其四,基于上述三点,“仁者”征讨“不仁者”是被许可的(“以仁伐不仁,自古亦然”)。由此可知,《三国史记》中“仁”字的用法,和《孟子》中的所谓“仁政”非常类似。在《孟子》里,从君主具有“仁心”开始而达成政治意义上的天下统一,须经过下列的步骤:第一,君主应该推广其恻隐之心(厌恶别人死亡的心,即“仁心”);第二,君主身为百姓的父母,应该实行“仁政”;第三,实行“仁政”,其他国家的人民自会归附本国,从而令本国获得富强的基础(在古代中国,人口是国家富强度重要的衡量标准);第四,假若天子“不仁”,则得到人民支持的“仁君”(诸侯)就可以征讨不仁的天子^②。

① 个别出现于“大武神王十五年条”(“论曰”部分)(第120页),“次大王三年条”(第125页)。

② 关于《孟子》“王道”政治思想中从“仁政”到“讨伐暴君”的“动态”(dynamism),请参阅佐藤将之:《中国古代的“忠”论研究》,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0年版,第97-105页;佐藤将之:《参于天地之治:荀子礼治政治思想的起源与构造》,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110-117页。

和《孟子》一样,《三国史记》亦认同上述四个步骤。现将之简化如下:

仁政的实践 → 民心的获得 → 人民的归附 → 易姓革命的发动

从上文观之,便容易发现《三国史记》的“仁论”是继承《孟子》“仁论”的论述架构。这一继承的迹象,在金富轼的论赞中尤为明显(例如“仁与义而已矣”的提法,参下文)。

我们接着讨论《三国史记》“义”概念的涵义。如上所述,既然《三国史记》的“仁论”受到了《孟子》的“仁义”思想的影响,则应该可以推论《三国史记》的“义论”亦受到了《孟子》的影响。

据上所示,《三国史记》中有不少“义”字的用例,其用法大概有二:其一是指当代中文所系指的“意思”,如“其义未详”“其如义何”等;另一是指“应当遵守的规范”。不同于“仁”和统治者的密切关系,“义”的对象不一定以统治者为主。而且,“义”字又常和其他含有儒家意味的字眼结合,从而形成相当多直到现代依然常用的词汇,如“仁义”“道义”“忠义”“信义”“德义”“义勇”“义理”(或“理义”),等等。在这些词汇中,“义”的用法在于为和它相连的德目赋予规范性。例如,“道义”一词是指“应当遵守的道”,“信义”一词是指“应当坚持的诚信”。但要注意的是,“仁义”一词的用法则与如上所列举的用例稍微不同,这是因为在《孟子》中,“仁”和“义”经常并列,此搭配代表两者同等重要。因此,在《三国史记》中,“仁义”一词不是指“应当遵守的仁”,而是“仁”和“义”两个概念的总称,就意味着“仁”和“义”。

接着考察“义”在政治论述中的用法。首先,有一点很容易观察到:由于“义”是一个规范性的概念,它常常伴随着具有否定意味的“不”字和“非”字。

- | | |
|----------------------|--------------|
| 1. 而乃不仁不义。 | ① (神文王的诏敕) |
| 2. 甄萱恣行不义。 | ② (敬顺王之言) |
| 3. 期不陷父于不义。 | ③ |
| 4. 而以不义杀一忠臣。 | ④ (福章处刑前的发言) |
| 5. 虽非义也,尔以一时之愤,欲灭宗国。 | ⑤ |
| 6. 及其不义于国。 | ⑥ |
| 7. 桀纣等之为不义也明矣。 | ⑦ |
| 8. 若用不义,反受其殃。 | ⑧ |
| 9. 多行不义。 | ⑨ |
| 10. 城危不救,是无义也。 | ⑩ |
| 11. 不加屈以非义。 | ⑪ |
| 12. 苟非其义,虽千金之利,不动心焉。 | ⑫ |

上引十二例均有“否定+义”此一词语结构,其相关故事情节分述如下:

1. 金钦突的谋叛行为。
2. 甄萱弑杀前王,并且进行掠夺。
3. 大武神王向王子好童赐死。
4. 欲杀忠臣。
5. 延优废立快将即位为王的兄长发岐,自己则取而代之。
6. (没有具体的说明。)

7. 桀在百济犯罪,后逃往高句丽,揭竿起义,侵略百济。
8. 没有具体的说明,可能是指道德上的“错误”。
9. (没有具体的说明。)
10. 不出兵援救危城。
11. 没有具体的说明,可能是指“错误”。
12. 没有具体的说明,可能是指“错误”。

根据上例,没有具体说明的是6、8、9、11、12五项。其中,6和9的“不义”是指国家在行为上的“不义”,而8、11、12的“不义”和“非义”似乎是指道德规范上的错误。

在上例中,其“不义”之内容比较清楚的有四种:其一,谋叛(1、2、7);其二,杀忠臣爱子(3、4);其三,不遵守长幼之序(5);其四,不履行该负起的义务(10)。其中,以“不义”来谈背叛国家和君主的行为(1、2、7)是呈现《三国史记》的思想特色之用法,这是因为从“义”的角度认识国家和规定君主的义务会引起在儒家价值系统上的一些张力。不过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先让我们看看不具否定意味的“义”之各种用法:

- | | |
|------------------------|---|
| 1. 兴灭国继绝世,天下公义也。 | ⑥ |
| 2. 居官之义,不二为宗。 | ⑥ |
| 3. 以存慰百姓,是以国人感王德义。 | ③ |
| 4. 可谓执于小谨,而昧于大义。 | ③ |
| 5. 今太祖王不知义,轻大位,以授不仁之弟。 | ③ |
| 6. 自古废昏立明,天下之大义也。 | ④ |

上例叙述都出现在文武王、神文王的诏敕中,是理解在统一前期的新罗思想情况的相当重要之资料。其中笔者比较关注的是第3至6项的引文内容,在这里,“义”的意思是:其一,“存慰百姓”,即君主必须为老百姓创造安定的生活环境;其二,君主不得任意杀人;其三,不予“不仁者”以王位;其四,废昏君而立明君。当我们整体考量如上四点的思想意义时,值得注意如下两点的情形:

第一,当“义”和否定词连用时,它主要是对人臣提出“不应当叛乱”的要求,而且也涉及君主应当遵守的义务或规范。在第3项和第5项中,所谓“义”,就是指君主“存慰百姓”而不予“不仁者”王位。据此,假若“存慰百姓”属于“仁政”,则“义”显然可以理解为对“仁”的追求。

第二,第4项的内容即显示了围绕“义”概念的“张力”。如上所述,在《三国史记》中,“义”的其中一义是指履行对国家和君主的义务。而且,假若君主为“仁者”,而又能让人民感到国君对他们的“德义”的话,就会产生这种效果。《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即曰:

王既至国,乃会群臣饮至曰:“孤以不德,轻伐扶余。虽杀其王,未灭其国,而又多失我军资,此孤之过也。”遂亲吊死问疾,以存慰百姓。是以国人感王德义,皆许杀身于国事矣。^①

引文叙述“国事”之最高境界:君主对人民实施仁政,人臣则歇尽忠诚。那么,万一君主不行仁

^①《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大武神王五年春二月条”,第118页。

政,臣下要如何自处?这问题的答案可在《弓裔列传》中找到。弓裔的臣下聚集在王建的家中,并向王建谏曰:

今主上淫刑以逞,杀妻戮子,诛夷臣寮。苍生涂炭,不自聊生。自古废昏立明,天下之大义也。请公行汤、武之事。^①

《三国史记》的编者借朱章之口指出:推翻“杀妻戮子,诛夷臣寮”而造成“苍生涂炭,不自聊生”的君主就是“天下之大义”,这可说是极其关键的一点。由此可见,对《三国史记》的编者来说,“君主对人民有义”优先于“人民对君主有义”。由于编者将“推翻对人民不义的君主”这种举动称为“天下之大义”,则我们似乎要问:没有对人民实践“义”的君主,都应该被推翻(甚至弑杀)吗?在这个问题上,《三国史记》的立场有点微妙。《高句丽本纪》中出现和弓裔革命相近的事例,那就是慕本王和烽上王的被弑。两位君主被弑的理由如下:

(某人对杜鲁说:)古人曰:“抚我则后,虐我则讎。”今王行虐以杀人,百姓之讎也,尔其图之。^②

仓助利谏曰:“天灾荐至,年谷不登,黎民失所,壮者流离四方,老幼转乎沟壑,此诚畏天忧民,恐惧修省之时也。大王曾是不思,驱饥饿之人,困木石之役,甚乖为民父母之意。而况比邻有强梗之敌,若乘吾弊以来,其如社稷生民何?愿大王熟计之。”^③

特别要注意的是,《列传》卷四十九同时记述了仓助利和盖苏文二人。考虑到论赞部分载有对盖苏文弑主之举的斥责,我们可以猜想,对金富轼来说,仓助利弑杀大王的行为应该同样属于叛逆。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在评价史事时,金富轼虽然时常指出臣下作乱是“不义”之举,但在二王被弑的两件事情上,金富轼却选择保持沉默。这种沉默,反映了金富轼在“二王被弑”和“王建弑弓裔”二事上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记述态度——对前者不予置评,对后者则赞扬弑君的王建为“大义”^④。当然,金富轼属于王建所建立的王朝,所以他将王建的行美化为“汤武之事”自然无可厚非。

上文分析了“仁义”的政治含义。总括而言,在“王一臣一民”的关系上,“仁”和“义”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且可决定统治者的资格。对一个“王”来说,“仁”的实践就是“义”,而不实践“仁”即是“不仁”。此外,“仁”的君主可以征讨“不仁”的君主,这种“以仁伐不仁”之举乃是“自古亦然”的“大义”。这些概念和伦理观的根源应该在于《孟子》的思想。在《梁惠王下》中有脍炙人口的一段话: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⑤

①《三国史记·弓裔列传》,第403页。

②《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慕本王六年冬十一月条”,第121页。

③《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烽上王九年八月条”,第136页。

④“自古废昏立明,天下之大义也。”,《三国史记·弓裔列传》,第403页。

⑤《孟子·梁惠王下》,《四部丛刊初编缩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7页。

虽然孟子生活在诸侯国并立的时代,并以天下由“王者”来达成“定于一”^①为理想,但针对一个国君实际要不要讨伐“不仁之君”的问题上,对实行“仁政”的国君而言,讨伐还是属于最后手段。因此,这种情况的实际发生几率并不高。相形之下,金富弼的主要任务是说明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一个君主是否仁义,跟其个人生命乃至国家兴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金富弼在撰写过程中面对建立新王朝的王建相关的记录时,必然认为王建一定拥有仁义的德性,因此,即便他原来只是一介人臣,但在金富弼儒家思想的理路上仍有成为新君主的命运。综言之,所谓仁义,不仅是统治者应当具有的德目,亦是决定王位安危和国家治乱的根本因素。可以说,在金富弼的思想中,“仁义”是政治上一条极其重要的法则。这是金富弼比孟子更进一步的地方。

现在轮到“礼”这个概念。在本文所处理的十个概念中,“礼”的用例占大多数。然而,在《三国史记》中“礼”却没有比较重要的价值功能。这与战国两汉时期儒家文献的倾向相当不同。尤其是在与《三国史记》具有类似文献架构的《左传》叙述之中,无论是登场人物的发言,还是“君子曰”的主张,都强调“礼”的重要。

若先整理“礼”字的具体用法。①和②中的例子和金富弼的思想没有直接的关系,故可略去不提。在③和④的例子中,“礼”概念的主要用法是“对上下秩序,或不同身份皆有恰如其分的对待”,“礼葬”“厚礼”“备礼”等连词即表现了这种恰如其分的对待,如果缺少应有的对待,便会被呼为“无礼”“非礼”“礼慢”。另外,如前所述,“礼”又和“事大”有关,故有“事大之礼”一说。在“事大之礼”一语的用法中,虽曾出现诸如“倘违事大之礼,国家将受威胁”之类的内容,但那仅是一些政治建议罢了。从金富弼的伦理观看来,虽然“事大之礼”的确表达“如果遵守事大之礼,则会达致良好的效果”这一面,但他不至于主张“若不遵守事大之礼,则会造成恶果”这一点。因此,在金富弼的思维中“礼”对于统治者的重要,并不是像“仁义”那样不可或缺的。

“礼”有时是指一些习惯性的规范,如“商人之礼”“中国之礼”“况妇人而夜行,岂礼云乎”“然礼不以日月为名”等,但金富弼似乎不重视具有这种意涵的“礼”的意义。他曾经说过,国家制度或生活秩序,只是“外国各异俗”的一些东西,所以“礼”无法像“仁义”那样成为普遍有效的规范。对金富弼而言,即使新罗王的称号(“尼师今”或“麻立干”)并不属于中国式的礼,也是毋需介怀的。只要君主信奉并实践“仁义”即可。从这方面看,“礼论”当隶属于“仁义论”。请参考下例:

- | | |
|------------------------|-----------------|
| 1. 礼让克己。 | ④(王弟伯固的谏言) |
| 2. 见有礼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 | ⑤(《左传》“文公十八年条”) |
| 3. 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 | ⑥(《左传》“文公十八年条”) |

第1项是《高句丽本纪》“太祖大王八十六年春三月条”的内容。“礼让克己”一语出现在伯固对遂成(次大王)的谏言中,前后文如下:

宜以忠义存心,礼让克己,上同王德,下得民心。然后富贵不离于身,而祸乱不作矣。^②

①《孟子·梁惠王上》,《四部丛刊初编缩本》,第7页。

②《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太祖大王八十六年春三月条”,第124页。

“忠义”“礼让”二者和“王德”(王德和“仁”不可分)并提,三者同被视为“得民心”的条件。要注意的是,在这番话中,“礼让”本身的实践和富贵或祸乱之结果并不相干。这种观点与认为“礼”或“礼义”的实践与否会直接影响国家兴旺之《左传》《荀子》等先秦儒家文献中的“礼”论相当不同。

至于第2项和第3项的引文取自《左传》,金富轼借此评价新罗旧臣吉宣逃往百济、新罗为此而讨伐百济一事。问题是,百济王收容了邻国的叛逆者,金富轼竟称他为“不明”。究竟理由何在?理由见于该段引文的下文:“由是失邻国之和,使民困于兵革之役。”^①这里对“礼”的说明,只是为了导入对“使民困”(即动员百姓参与战争,属于“不仁”)的论述而已。

最后讨论“智”这个概念。在《三国史记》中,“智”的使用几乎没有流露儒家的色彩,它主要是指巫术性的预知能力,或者是指经纶家国之才,这就是所谓“智略”或“智识”。

透过对“仁”“义”“礼”“智”四个概念的分析,我们发现在支撑《三国史记》的记述及其理论体系的概念中,“仁义”显然处于最核心的地位。但同时要注意,在《三国史记》中,“仁义”并不是诸多价值之一,或为了说明某种情况(例如和“事大”关系密切的“礼”)而提出的价值,而是在许多叙述中都属于其价值的核心。不但如此,“仁义”甚至似乎是具有支配一国兴亡的法则性之概念。

四、《三国史记》中的“信”“忠”“孝”“勇”概念

在《列传》中,对于登场人物均有不少涉及“信”“忠”“孝”“勇”的记述。如果说,以“仁义”为核心的“仁”“义”“礼”“智”四个概念构成《本纪》思想之主轴的话,那么“信”“忠”“孝”“勇”四个概念,或许可以说构成《列传》思想的主轴。《本纪》从宏观的角度俯瞰三国的兴亡,并将“仁义”界定为对国家兴亡具有关键决定性的“法则”。相较之下,“信”“忠”“孝”“勇”则比较属于个人的德目,而在此意涵上亦作为人际关系的规范而使用。在下文中,笔者先整理这四个概念在《三国史记》思想中的涵义,然后讨论相关概念与整本《三国史记》的核心概念——“仁义”的关系。

首先讨论“信”。在表1的用例中可见“信”在《本纪》中的用例极少,仅有的二例中,只是来自唐朝皇帝的诏书与在分注内的例子而已。这个事实告诉我们,《本纪》中的“信”概念的相关用例并不代表金富轼本人对“信”的想法。然而,我们不能从这个事实马上断定金富轼忽略在国家互动过程中之“信”的重要。其实,金富轼主张百济灭亡的原因在于“阳从而阴违之,以获罪于大国”。“阳从而阴违”意即对“信”的违反^②。由此可知,金富轼还是没有忽视“信”这样的规范之价值。

在《列传》的七个“信”字的使用例中,除了“信哉”和“王信而许之”二例外,其余五例都表达了价值的含义。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表示某种“外交关系”的用法:

1. 今我国以忠信以存。(《金庾信列传·下》卷四十三) ④

①《三国史记·百济本纪》“盖娄王28年条”,第177页。

②在《三国史记·百济本纪》“义慈王条”的论赞中,金富轼提出了“所谓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第206页)这个观点。由此可知,“仁”的概念包含了“信”这一德目的重要价值。

2. 臣闻交邻国之道,诚信而已。(《朴堤上列传》卷四十五) ①

3. 百济反覆之国,不可信也。(《竹竹列传》卷四十七) ②

第1项是在金庾信的话语中出现。在此,金庾信主张新罗是基于“忠信”的原则,和百济、高句丽的傲慢外交大相径庭的国家。其实,作为国家大纲根基之“忠信”,在《左传》和《国语》中也出现不少,甚至可以看作此两书最核心的政治和伦理价值^①,是故《金庾信列传》作者有可能根据此两书对“忠信”的重视而赞扬新罗的国格和金庾信对三国统一的贡献。第2项引自朴堤回禀高句丽王的答话。第3项则是城主品释接受百济的投降时,竹竹所提出的谏言。第2项的引文跟《百济本纪》卷二十八“义慈王条”中出现于论赞部分的“所谓亲仁善邻,国之宝也”一语很类似。这表示了两者或有共同的思想基础。而且,第1项和第2项的言论是针对百济的“无道”而发的,它所反映的主张应该并非《三国史记》编者的观点,而是属于新罗统一前期的思潮。由于当时的新罗饱受百济欺凌,国家一度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新罗人在公私不分的情绪主导下,很可能四处散布“百济不可信赖”的言论。在这个背景下,第1项和第3项所使用的“信”字,应当是指通常意义下的“信用”“可靠性”。

那么,除了被用于外交关系,“信”字还有何种用法?在《左传》中,除了前文所引述的例子外,只有两例谈到“信”字:

1. 与大臣言,敬而信。 ③

2. 三曰:交友以信。 ④

第1项出现在《金庾信列传·下》卷四十三的论赞部分。金富轼借这句话赞扬新罗王用人不疑的态度——新罗王将国家军政大权授予金庾信。在《三国史记》的政治思想中,和“仁义论”同等重要的是“尚贤论”^②。“敬而信”就是实现“尚贤政治”的方法。这跟前文所引介的“礼”概念及“仁义”概念的关系相当类似。

第2项的“信”字见于《贵山列传》卷四十五中法师对贵山开示“世俗五戒”中的一条。法师直接道出“临战无退”这一些和佛教戒律互相冲突的主张,似乎表达新罗统一时期“儒佛融合”的时代精神。应该要注意的是,“交友以信”的“信”字规定了交友时应当注重的德目。关于这一点,申滢植指出《三国史记》内有许多以朋辈之间“信义”为主题的故事,如金春秋与金庾信(《金庾信列传·上》)、张保皋与郑年(《张保皋列传》),以及大世与仇柒(《新罗本纪》“真平王九年条”)等。因此申滢植把“信义”视为《列传》思想的重要价值^③。

倘若如申滢植所说“信义”真的是《列传》所强调的重要价值的话,那为何它仅用于规范人之间的关系,而不适用于规范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到此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申滢植所观察的“信义”,几乎全部在我们上文所分类的故事部分中出现。这就表示《列传》对“信义”价值之重视,可能代表在整段新罗时代,事迹是以故事方式世代传诵而存在。若这一点属实,《列传》中的“信义”,可能并不完全纯粹渊源于先秦儒家的思想体系,而是从此衍生出来的一个概念。

① 关于“忠信”概念在《左传》和《国语》两书的政治、伦理思想中的核心角色,请参阅佐藤将之:《中国古代“忠”论的研究》,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0年版,第35-71页。

② 金富轼的“尚贤论”无法在此简单交代。笔者将在第四章进行讨论。

③ 申滢植主张,《三国史记·列传》思想的核心价值概念是“忠”和“信义”。见申滢植:《三国史记研究》,首尔:一潮阁1981年版,第336页。

“信义”或可能是原来在早期新罗社会以氏族共同体方式存在,而随着儒家思想的引进,始具体成为儒学思想的术语之一,也由此落实为规定人际关系的德目。

那么,金富轼自己为什么没有以“信义”一词来界定他的时代所存在那些故事的规范呢?或者他为什么在论赞中没有直接强调“信”的必要性?按照上述的理路,我们可以推测如下三种可能:第一,金富轼原本并没有那么重视“信”概念,故没有在《三国史记》中刻意强调。不过,由于“信”概念是《论语》《左传》等都重视的,故金富轼认为“信”概念比较重要的可能性并不低。第二,与此对照,因为从新罗时期到金富轼当时,“信”概念已经成为高丽朝臣都接受的伦理价值,所以金富轼和《三国史记》的其他编者反而均并不觉得有必要在论赞中特别提出来赞扬。第三,因为金富轼应该相信儒家最重要的概念就是“仁义”,所以没有想到,或者不希望将其他价值概念拉进其历史评估的论述理路,避免以此造成对“仁义”的竞争。其实,金富轼采取第三点的结果也会导致第二点的发生。

接着轮到“忠”和“孝”两个概念。在“忠”方面,当时中国君主和新罗王之间互有国书往来,而且新罗王在国内亦常公布诏敕。在这些国书和诏敕中,“忠”字是使用率极高的一个字眼。另外,在《三国史记》编者的立场上,“忠”也是必须被强调的,因为编纂《三国史记》的动机之一,正是为了摆出“臣子之忠邪”的姿态。从这些事实看来,“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依笔者的观察,过去研究似乎只停留在指出《三国史记》思想中“忠”的重要性,而我们则需要进一步探析《三国史记》以何种方式表现“忠”的价值这一点。在这个问题上,笔者试提出两点:

第一,若我们观察《本纪》中“忠”概念的全部用例,便会发现竟有三分之二的文例出自国书或诏敕等文献。这种比例在《新罗本纪》中更为突出。在《新罗本纪》中,引自国书等其他文献的“忠”字用例就高达24例;而在《新罗本纪》剩下部分的“忠”字全部用例合起来却只有5例而已。而且这5例中,有2例重复见于《列传》中。所以,至少在《新罗本纪》的相关记载中,“忠”概念其实就像“仁”“义”二字那样占有相当高度的比重。那么,“忠”这个德目是否只在新罗时代普及?从当时金石文中也有“忠”字用例的情况来看,新罗时代的人重视“忠”概念应该毋庸置疑^①。不过,我们要问的是,在金富轼的时代,人们是如何认识“忠”概念的呢?

和《本纪》不同,《列传》记述了相当多为国尽忠的人物。一如前述,金富轼对“信”的讨论,主要取材自新罗时代流传下来为国尽忠之士的传记。但是,在论赞的评论之中,金富轼自己却极少提出关于“忠”的主张。况且除了《新罗本纪》的引文外,“忠”字的出现并不算频繁。由此推断,正与“信”概念的情形类似,在金富轼时代,要求臣下尽忠的“忠”概念应已相当普及,所以金富轼不必特意加以强调。这便带出在《三国史记》中与“忠”概念相关问题论述的第二种特色。

第二,如上所说,㉔反映了《三国史记》编者的观念,而㉕则体现了金富轼本人的想法。从这两方面看,《三国史记》中“忠”字的用法,不是要强调“忠”的价值本身,而是要强调君主对待忠臣的某种态度,详见下例:

^① 在新罗时期的真平王34年(612)或者圣德王31年(732)刻撰的“壬申誓记石”中含有“三年以后忠道执持过失无誓若此事失”一句。据此在新罗时期的贵族重视“忠”概念一点应该是毫无疑问。关于其内容在新罗时期法制思想中的思想角色,请参阅林纪昭:《新羅律令に關する二・三の問題》,《法制史研究:法制史學會年報》,1967年17号,第153-154页。

- | | |
|---------------|---|
| 1. 臣不諫君,非忠也。 | ① |
| 2. 忠言逆耳,利于行。 | ② |
| 3. 忠臣死不忘君。 | ① |
| 4. 远邪佞尽忠直。 | ② |
| 5. 夫子忠諫,死而不忘。 | ① |
| 6. 李斯尽忠,为秦极刑。 | ① |
| 7. 忠士被斥,古亦然也。 | ① |

根据这些例句,金富轼对“忠”字的用法是:不是要求臣下应该尽“忠”,而是要求君主必须保持任用“忠者”的警觉性。换言之,身为《三国史记》主编的金富轼,所费心的不是要求臣下拥有“忠”的品性,而是要求君主任用拥有“忠”的品性的人。因此,金富轼载录实践“忠”的诸多新罗人物故事,其理由应该并非在于提倡“忠”概念本身,而是借由提供曾经实践过“忠”理想的各种人物故事,来呼吁后世国君诚信接受忠臣谏言。同时,金富轼也似乎借此将任用“忠者”的标准提供给后世的国君,以期保持国家的永续安定。由是观之,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三国史记》“忠”论的实际功能实为金富轼“尚贤思想”的实现。

至于“孝”概念方面,有三分之一的用例是和“忠”同时出现的。可以想象,《三国史记》的编者有意将“孝”概念放在与“忠”概念同等的位置。但由于当时正值战事频繁的世代,因此“孝”并不像“忠”那样符合充满军事意味的时代精神,《三国史记》的编者刻意将两者结合起来,反而塑造了“孝”概念的高度复杂性。

“忠”是君主要求臣民必须具备的忠诚的心意和行为。凭着这种忠诚,君主拥有了动员全国力量的权威。众所周知,至少根据先秦儒家中所提倡的“孝”概念来看,所谓“孝子”应该在身死之前切不可令自己身体有丝毫毁伤^①。正如《韩非子》等文献指出,儒家思想所提倡的“孝”恐怕与此国家对其成员要求的原则会有冲突。其实,在《三国史记》中的相关叙述中,其作者们对“孝”的理解似乎与先秦儒家相关记载中的内容稍为不同。我们不妨先举两个例子:在《新罗本纪》“武烈6年7月条”的“见危致命,忠孝两全”(第49页上)和在《丕宁子列传》中的“见父死而苟存,岂所谓孝子乎?”(第392页上)此两例均在①的部分出现。从这两个例子可知的情形是,在新罗时代“孝”和“勇”(不惧死)似乎是表里一体的两个概念。而且,在故事传诵的过程中,传诵者似乎没有察觉到新罗人所认知的“孝”和先秦儒家文献所要求的“孝”之间的矛盾。这种异于儒家“忠孝”价值的倾向,亦出现在《三国史记》中:为国捐躯者和尽孝者的事迹并存于《列传》而竟然没有造成思想上的紧张^②。这个情况表示,从新罗时期到高丽时期儒家思想的理想,和先秦儒家思想的内容确有一段距离。

本节最后将讨论“勇”。不难想象,由公元六七世纪开始,饱历战事的新罗时期朝臣应该非常重视“勇”的价值,而这是在《三国史记》中“勇”字出现情况所能观察出来的。因此,

①《论语·泰伯》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参见《论语》,《四部丛刊初编缩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32页。

②《论语·子路》曰:“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第59页)。《孟子·尽心上》曰:“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第112页)。

在这里要理解的一点是,从新罗时期到高丽时期之间,“勇”概念如何成为具有儒家的性格?《三国史记》中的“勇”,主要有两个型态:其一是单纯的武勇,另一是实践“义”时所呈现出的“勇”——在这个意涵中“义”和“勇”概念一起出现。笔者认为,前者的意涵应该是古代新罗人心目中“勇”字的本义,后者则是在吸收儒家思想后明确成为“勇”概念重要意涵的部分。

五、《三国史记》中的“道”和“德”概念

在儒家思想传统里,若“道”概念系指统摄世界的总原理的话,“德”则系指人,特别是统治者的某种价值或力量。上述两个概念也是建构儒家思想的关键,由于它们也富有超越儒家体系的形上性格,所以按照其他思想传统(如道家)的脉络探讨或许较为合适。正因如此,“道”“德”两个概念和上述八个概念不同,并不指涉某种特定的价值。它们是指向人的资质,以及世界法则的广泛概念,因而也是难以言明的概念,有鉴于此,本节的主要目标便在于探讨《三国史记》中的“道”和“德”是否有具有儒家思想的特质,特别是它们与上述八个儒家概念的关系。

那么,我们先分析《三国史记》的“道”概念。在《三国史记》中,“道”概念的涵义有下列四个面向。第一,一般的方法、法则,如“常道”“必胜之道”“交邻国之道”等用例;第二,道家或佛教的用法,“国家奉道”“道家之言”“兴道”“若道之得行”等;第三,儒家的用法,“无道”“天道”^①“夫妇之道”“人道”“学道”“为君之要道”等;第四,比较难区分的用法,如“未闻道理”“闻道于贤者”等。

从“道”的几方面用法可见,构成《三国史记》的思想基础,至少有儒、道、释三家。本文先集中探究其儒家用法。在“道”字的儒家用法中,与政治思想有关的例句如下:

- | | |
|-------------------|----|
| 1. 此方民不相盗,可谓有道之国。 | ①d |
| 2. 吾与其生于无道之时。 | ①d |
| 3. 初次大王无道。 | ①d |
| 4. 反谓寡人无道乎? | ①d |
| 5. 今国王无道。 | ①d |
| 6. 至于百济之季,所行多非道。 | ①e |
| 7. 敌国无道。 | ①d |
| 8. 人道则君尊而臣卑。 | ①d |
| 9. 百济无道。 | ①d |
| 10. 实为君之要道也。 | ①e |
| 11. 尝闻为臣之道。 | ①d |

第8项和11项涉及儒家思想的国家、社会秩序观,或许也可以说呈现比较典型的儒家观点。这两项以外的其他用例,所关心的是王或君主是否具有“道”的性质。

众所周知,《论语》的作者或编者相当关注某一个国君的治国情况是否有“道”的问题:谈

^①“天道”这一词本身虽不能说是只属于儒家传统,但在《荀子》之后,为了强调“人道”的重要,成为了儒家思想的术语之一。

及“邦有道(无道)”的事例竟多达五处(《里仁》《公冶长》《宪问》《泰伯》《卫灵公》)。在这些事例中,一个“邦”是否被认为有“道”,关系到官员受任时从政府那里获得何种待遇。但是,当《三国史记》论述“百济无道”时,是从新罗的“土”的立场发言的,因而“无道”和官员待遇的厚薄无关。从此可见,“百济无道”当涉及更广泛的政治情况。

此外,与《三国史记》的“道”观相关的用例可在《孟子》中找出。《离娄上》曰:“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①此句中的“道”概念涉及人人所守住的规范,或者国君需要推行的政策纲领。在《三国史记》中用以指责国家或君主“无道”或“非道”时,其作者们(特别金富轼本人)或许意识到孟子的这一句话。虽然并不包含“道”字,《三国史记》也提倡“所谓德者,仁与义而已矣”^②的说法,和《孟子》的“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一语,仍然有思想上的类似性。这一点在下文再提及。

接下来分析“德”概念。“德”字用作政治概念已有相当长久的历史,最早见于西周时代的金文。关于“德”字的起源,小仓芳彦主张:

“德”原初跟君主的职务有关——为了征收谷物或点阅士兵而巡狩。但有时候巡狩会变成征伐。如果对方服从,则君主便以实际行动表示原谅。这就是“德”概念的起源。^③

众所周知,儒家亦多论“德”。《论语·为政》表示:“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④但《论语》没有记载“为政以德”的具体内容的统治境界,所以我们无法知悉在此句中出现的“德治”是怎么样的一种政治。

对《三国史记》影响极大的《孟子》中也有不少“德”字的用例。其中特别要注意的是《离娄上》的一段:

求也为季氏宰,无能改于其德,而赋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⑤由此观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⑥草莱、任土地者次之。^⑦

从上述《孟子》的这段引文来看,“德”指的是实践“仁政”的统治者心理。那么,“德”在《三国史记》中又有何种用法呢?

《三国史记》的“德”字,几乎成为相当普遍的名词,这从它和其他单字结合成复合词的状况便可见一斑,如“德业”“德望”“酒德”“成德”“圣德”“七德”“贤德”“老成之德”“德美”“修德”“君德”“凶德”“恩德”“功德”,等等。而含有政治意味的“德”字的用例则如下述:

1. 有德于生民甚大。 (e)
2. 是以国人感王德义。 (d)

①《孟子·离娄上》,第56页。

②《三国史记·百济本纪》,“盖鹵王条·论曰”,第190页。

③小仓芳彦:《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研究》,东京:青木书店1970年版,第78页。

④《论语·为政》,第5页。

⑤这段引言见于《论语·先进》,但无“德”字。

⑥《四部丛刊》本作“辟”。由《武英殿十三经注疏》改为“辟”。

⑦《孟子·离娄上》,第60页。

- | | |
|------------------|-------------|
| 3. 上同王德。 | ④ (王弟伯固的谏言) |
| 4. 大哉! 新大王之德泽也。 | ④ |
| 5. 国人怀其恩德。 | ③ |
| 6. 弃息民之大德。 | ① |
| 7. 所谓德者, 仁与义而已矣。 | ③ |
| 8. 故纣有亿兆人, 离心离德。 | ④ |

上列用例中, 我们最关注的是第7项的“所谓德者, 仁与义而已矣”一句, 如上所述, 这一句正与《孟子·离娄上》所提倡的“道二, 仁与不仁而已矣”呼应。从这一句话的存在来我们可以推测, 金富弼对“德”的理解不仅在于儒家思想中对统治者的广义理想境界, 更是明确意识到其核心条件是要贯彻实现“仁义”这一点。金富弼借由“仁义”来定义“德”, 提出评估国君是否具备君德的问题。如此, 其他“德”论也有转换为要实施仁政主题的可能性。毕竟, 金富弼最关心的一点是, 某一个国君在历史记录上是否能观察出真正实行过仁政。在建构以“仁义”为核心的“德”论之思维上, 金富弼正师承孟子而得其真传。

六、结论

本文主要依据洛夫乔伊的观念史分析途径, 针对在《三国史记》中所出现的十个“单位观念”, 即对“仁”“义”“礼”“智”“信”“忠”“孝”“勇”“道”“德”进行其内容的分析, 进而探析这些概念互相结合在一起被使用时所呈现的儒家特质, 以及其朝鲜儒学史上的固有思想意义。

第一, 《三国史记》是一部具有多层文献结构的典籍, 而不同种类的各层文献呈现出对不同概念的嗜好和思想倾向。因此说《三国史记》是与一部具有多层思想结构的典籍之同时, 也可以说是具有多层概念结构之思想文献。

第二, 若我们注意《三国史记》文献和思想的多层性, 透过厘清《三国史记》所出现的概念及其多层意涵之间的差异, 能够追溯朝鲜儒家思想的一些演变过程。譬如, 作为新罗时代思潮的“勇”概念可能只赞扬战场武勇的层面, 而在《三国史记》的撰写或编辑之际, 其符合“义”的层面渐渐成为被提倡的价值之重要涵义。

第三, 在《三国史记》中对儒家概念的使用并非只提倡此概念的重要性而已。譬如, 在《三国史记》各段叙述的作者们提及“忠”概念时, 其重点并非提倡“忠”的重要性本身, 而在于国君需要虚心接纳忠臣的“谏言”之重要性这一点。在此, 儒家概念不但作为其目标(“忠”本身的实现), 而是为了达成更为高层的目标(尚贤理念的实现)而被提出。

第四, 至于在《三国史记》中所出现的诸概念中, 其编辑总负责人金富弼本人所最重视的, 无疑非《孟子》的“仁义”莫属。金富弼对“仁义”的重视, 不但在于主张其重要, 而且在出现其他概念的地方也可以观察到。譬如在“所谓德者, 仁与义而已矣”一句中所呈现的, 按理要提倡“德”重要性的一句话, 也被转换成提倡“仁义”重要性之主旨。至于历代国君治绩之功过, 也由他们对实践“仁义”与否来决定应受赞许或非难。

总而言之, 如本文所论证, 对《三国史记》政治思想中的各个“单位概念”的详细且综合分析, 能引导我们观察出《三国史记》的儒家思想的构造多层性。不但如此, 我们也能够借由其思想多层性的呈现, 理解其总编辑金富弼本人的儒家思想特质。

附录:《三国史记》儒学主要概念索引

“《三国史记》儒学主要概念索引”是本文所讨论的各种儒家概念的索引。在这个索引中,笔者排列了《本纪》和《列传》中“仁、义、礼、智、信、忠、孝、勇、德、道”十个概念的全部用例。用例右边的注码引自《勘校三国史记》(民族文化推进会版,1982年,修正版)所收录的中宗壬申刊本(正德本)。

(例)上曰:幸人之灾,不仁也,不从。 卷1-新本1-朴赫39年 10-上-14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① 卷1:卷号

② 新本:《新罗本纪》;高本:《高句丽本纪》;百本:《百济本纪》;列:《列传》

③ 朴赫:王名

④ 39年:记载年

⑤ 10:正德本(民族文化推进会版)的页码

⑥ 上:正德本(民族文化推进会版)的揭载段,以“上”“下”来区分。

⑦ 14:行数

一、《三国史记》的“仁”

序号	引文	索引	属性	备注
	《本纪》			
1	上曰:幸人之灾,不仁也。不从。	卷1-新本1-朴赫39年 10-上-14	①	
2	德曼,性宽仁明敏	卷5-新本5-善德元年 42-上-6	②	
3	深仁谐日月	卷5-新本5-真德4年6月 46-下-11	③	金法敏形容唐帝之言
4	仁教被于玄菟	卷6-新本6-文武10年8月 59-上-15	④	文武王发给高句丽的诏敕
5	皇帝德泽无涯,仁风远泊	卷7-新本7-文武11年7月 61-下-3	⑤	唐帝给文武王的国书
6	恶杀之仁,爰流翔泳	卷7-新本7-文武12年9月 66-下-9	⑥	文武王给唐帝的国书
7	驱黎元于仁寿	卷7-新本7-文武21年7月 69-上-17	⑦	文武王的遗诏
8	而乃不仁不义	卷8-新本8-神文元年8月 70-上-18	⑧	神文王的诏敕
9	时称仁义之乡	卷8-新本8-圣德30年2月 77-上-8	⑨	唐帝的诏书
10	共被深仁	卷8-新本8-圣德32年12月 77-下-14	⑩	上呈唐帝的表章
11	奕业怀仁,率心常礼	卷9-新本9-景德2年3月 80-下-8	⑪	唐帝的诏书
12	共跻仁寿	卷10-新本10-元圣2年4月 86-下-14	⑫	唐帝的诏书
14	宽厚仁慈	卷11-新本11-文圣19年9月 98-上-10	⑬	文圣王的遗诏
15	其不仁不足道矣	卷14-高本2-大武神15年1正月 120-下-2	⑭	
16	为人暴戾不仁,不恤国事	卷14-高本2-慕本元年 121-上-12	⑮	

17	忍而不仁	卷15-高本3-太祖大94年10月124-下-18	④	
18	大王但知施惠于不仁之弟	卷15-高本3-太祖大94年10月125-上-1	④	
19	小仁慈	卷15-高本3-次大元年125-上-11	③	
20	轻大位以授不仁之弟	卷15-高本3-次大3年125-下-9	③	
21	性仁恕	卷16-高本4-新大元年126-下-6	③	
22	夫人之心归于至仁	卷16-高本4-新大元年126-下-10	④	
23	大王若以仁忘恶	卷16-高本4-山上元年130-上-17	④	
24	王性宽仁	卷17-高本5-东川元年132-上-7	③	
25	性聪悟而仁	卷17-高本5-西川元年134-下-15	③	
26	君不恤民,非仁也	卷17-高本5-烽上9年136-下-4	④	
27	仁慈爱人	卷17-高本5-美川元年137-上-7	④	
28	共弘仁恕之道	卷20-高本8-荣留5年156-下-1	①	唐帝的诏书
29	高句丽王仁爱其民	卷21-高本9-宝藏3年1正月159-下-17	④	唐帝之言
30	此仁贤之化也	卷22-高本10-宝藏总论曰171-下-2	③	
31	不仁于民	卷22-高本10-宝藏总论曰171-下-13	③	
32	笃于仁信	卷24-百本1-温祚元年173-上-9	③	分注
33	孟尝称仁,不舍涂置	卷25-百本3-盖鹵18年188-上-10	②	盖鹵王给北魏帝的国书
34	苟能顺义,守之以仁	卷25-百本3-盖鹵18年188-下-7	①	北魏帝的诏书
35	所谓德者,仁与义而已矣	卷25-百本3-盖鹵总论曰190-下-6	③	
36	不如郕公之仁	卷25-百本3-盖鹵总论曰190-下-7	③	
37	仁慈宽厚	卷26-百本4-武宁元年193-下-10	③	
38	所谓亲仁善邻,国之宝也	卷28-百本6-义慈总论曰206-上-2	③	
	《列传》			
39	新罗其君仁而爱民	卷42-列2-金庾信(中)359-下-15	④	唐臣苏定方之言
40	仁义之心与杂情并	卷44-列4-张保皋论曰373-下-1	③	
41	杂情胜,则仁义灭	卷44-列4-张保皋论曰373-下-2	③	
42	仁义胜,则杂情消	卷44-列4-张保皋论曰373-下-2	③	
43	仁深信厚	卷47-列7-金令胤389-上-12	③	
44	以仁伐不仁,自古亦然	卷50-列10-弓裔404-上-7	④	高丽太祖夫人柳氏之言
45	期不杀之仁	卷50-列10-甄萱407-上-9	②	高丽太祖给甄萱的国书
46	不仁甚于镜泉	卷50-列10-甄萱407-下-1	②	高丽太祖给甄萱的国书
47	仁深字小	卷50-列10-甄萱407-下-13	②	高丽太祖给甄萱的国书
48	不惟副上国之仁恩	卷50-列10-甄萱407-下-15	②	高丽太祖给甄萱的国书
49	况闻高句丽王公,仁厚勤俭,以得民心	卷50-列10-甄萱409-上-13	④	甄萱之婿英规的发言
50	其为不仁深矣	卷50-列10-甄萱410-下-6	③	

二、《三国史记》的“义”

序号	引文	索引	属性	备注
	《本纪》			
1	其义未详	卷1-新本1-逸圣15年1-下-8	③	分注
2	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义也	卷2-新本2-沾解元年21-下-17	③	
3	母曰悼后,比诸侯王,此合经义	卷2-新本2-沾解元年21-下-18	③	
4	今出兵杀我边将,是何义耶?	卷3-新本3-讷祗34年29-下-4	④	高句丽使节的发言

5	罗者,网罗四方之义	卷4-新本4-智证3年3月 33-下-3	④	
6	观其行义,然后举而用之	卷4-新本4-真兴37年 37-下-6	③	
7	或相磨以道义	卷4-新本4-真兴37年 37-下-11	③	
8	与大唐同举义兵	卷6-新本6-文武8年1正月 57-下-7	⑥	
9	兴灭国继绝世,天下公义也	卷6-新本6-文武10年6月 58-下-17	⑥	文武王发给高句丽的诏敕
10	文帝亲行,吊人恤隐,义之深也	卷7-新本7-文武11年7月 60-下-12	①	唐帝给文武王的国书
11	必其誓河若带,义分如霜	卷7-新本7-文武11年7月 61-上-10	①	唐帝给文武王的国书
12	备详诗礼,闻义不从	卷7-新本7-文武11年7月 61-上-14	①	唐帝给文武王的国书
13	呜呼!昔为忠义	卷7-新本7-文武11年7月 61-下-15	①	唐帝给文武王的国书
14	归以流谦之义	卷7-新本7-文武11年7月 61-下-17	①	唐帝给文武王的国书
15	王宜共敦心义	卷7-新本7-文武20年3月 68-下-13	⑥	文武王发给高句丽的诏敕
16	送往之义勿违,事居之礼莫阙	卷7-新本7-文武21年7月 69-下-6	⑥	文武王的遗诏
17	而乃不仁不义	卷8-新本8-神文元年8月 70-上-18	⑥	神文王的诏敕
18	犯义伤风	卷8-新本8-神文元年8月 70-下-5	⑥	神文王的诏敕
19	居官之义,不二为宗	卷8-新本8-神文元年8月 70-下-11	⑥	神文王的诏敕
20	义垂天鉴	卷8-新本8-神文7年4月 72-上-1	⑥	神文王的诏敕(祭祀文)
21	衣食足,而礼义备	卷8-新本8-神文7年7月 72-上-5	⑥	神文王的诏敕(祭祀文)
22	时称仁义之乡	卷8-新本8-圣德30年2月 77-上-8	①	唐帝的诏书
23	谅忠义之仪表	卷8-新本8-圣德30年2月 77-上-10	①	唐帝的诏书
24	加以慕义克勤	卷8-新本8-圣德30年2月 77-上-11	①	唐帝的诏书
25	义归乎三捷	卷8-新本8-圣德33年正月 78-上-14	⑥	给唐帝的上表文
26	宜演经义,使知大国儒教之盛	卷9-新本9-孝成2年2月 79-下-15	①	唐帝的诏书
27	克践礼乐名义	卷9-新本9-景德15年2月 82-上-1	①	唐帝的诏书
28	与言明义国	卷9-新本9-圣德15年2月 82-上-3	①	唐帝的御诗
29	命博士讲尚书义	卷9-新本9-惠恭元年 83-下-14	⑥	
30	卿俗敦信义	卷10-新本10-元圣2年4月 86-下-8	①	唐帝的诏书
31	而能通其义	卷10-新本10-元圣4年 87-上-10	⑥	
32	见义不为无勇	卷10-新本10-闵哀元年2月 95-上-17	④	弓福引用古人的话
33	王幸国学,令博士已下讲论经义	卷11-新本11-景文3年4月 99-上-15	⑥	
34	甄萱恣行不义	卷12-新本12-敬顺5年2月 108-下-12	④	敬顺王之言
35	只合与忠臣义士	卷12-新本12-敬顺9年10月 109-上-11	④	敬顺王太子之言
36	为礼仪之邦	卷12-新本12-敬顺9年 110-上-15	⑤	
37	传曰:爱子教之以义方	卷13-高本1-琉璃明28年 115-下-1	⑤	引用《左传》隐公三年条
38	未闻礼义	卷13-高本1-琉璃明28年8月 115-下-11	④	琉璃明王给扶余王的回信
39	以存慰百姓,是以国人感王德义	卷14-高本2-大武神5年2月 118-下-5	③	
40	期不陷父于不义	卷14-高本2-大武神15年1正月 120-下-5	⑤	
41	可谓执于小谨,而昧于大义	卷14-高本2-大武神15年1正月 120-下-6	⑤	
42	宜以忠义存心	卷15-高本3-太祖大86年3月 124-上-5	④	王弟伯固的谏言
43	死而击之,非义也	卷15-高本3-太祖大94年12月 125-上-7	⑤	分注
44	而以不义杀一忠臣	卷15-高本3-次大2年2月 125-上-17	④	福章处刑前的发言
45	今太祖王不知义,轻大位,以授不仁之弟	卷15-高本3-次大3年 125-下-9	⑤	
46	以废天伦之义	卷16-高本4-山上元年 130-上-2	④	

47	虽非义也,尔以一时之愤, 欲灭宗国	卷16-高本4-山上元年 130-上-7	㉑	
48	曾无兄弟友恭之义	卷16-高本4-山上元年 130-上-15	㉑	
49	孰谓大王不义乎?	卷16-高本4-山上元年 130-上-18	㉑	
50	岂是藩臣守节之义	卷18-高本6-长寿68年 144-上-15	㉑	北魏帝的诏敕
52	义无阻异	卷20-高本8-荣留5年 156-上-17	㉑	唐帝的诏书
53	继世之义	卷21-高本9-宝藏2年3月 158-下-2	㉑	唐帝的诏书
54	德义有闻	卷21-高本9-宝藏2年3月 158-下-2	㉑	唐帝的诏书
55	帝怜其有义	卷21-高本9-宝藏4年5月 161-下-8	㉑	
56	以礼意田蚕织作	卷22-高本10-宝藏总论曰 171-上-18	㉑	
57	及其不义于国	卷22-高本10-宝藏总论曰 171-下-13	㉑	
58	其如何何?	卷23-百本1-温祚24年7月 174-下-7	㉑	
59	且高句丽不义逆诈非一	卷25-百本3-盖鹵18年 188-上-7	㉑	盖鹵王给北魏帝的国书
60	八表归义,襁负而至者,不可称数	卷25-百本3-盖鹵18年 188-下-5	㉑	北魏帝的诏书
61	苟能顺义,守之以仁	卷25-百本3-盖鹵18年 188-下-7	㉑	北魏帝的诏书
62	及应展义扶微	卷25-百本3-盖鹵18年 188-下-14	㉑	北魏帝的诏书
63	于义为得	卷25-百本3-盖鹵18年 189-上-3	㉑	北魏帝的诏书
64	其不义也甚矣	卷25-百本3-盖鹵总论曰 190-下-4	㉑	
65	所谓德者,仁与义而已矣	卷25-百本3-盖鹵总论曰 190-下-7	㉑	
66	桀桀等之为不义也明矣	卷25-百本3-盖鹵总论曰 190-下-8	㉑	
67	饰终之义	卷27-百本5-武42年3月 199-下-13	㉑	唐帝的诏书
	《列传》			
68	若用不义,反受其殃	卷41-列1-金庾信(上) 354-上-6	㉑	
69	其如何何?	卷42-列2-金庾信(中) 359-下-4	㉑	
70	士卒义勇	卷42-列2-金庾信(中) 360-下-6	㉑	
71	妇人有三从之义	卷42-列2-金庾信(下) 365-下-1	㉑	
72	若如公言忘弃之,则非善善及 子孙之义也	卷42-列2-金庾信(下) 365-下-14	㉑	
73	张保皋之义勇	卷42-列2-金庾信(下) 366-下-10	㉑	
74	弃善邻之义	卷44-列4-金仁问 369-下-6	㉑	唐高宗之言
75	义士也	卷44-列4-金阳 371-下-5	㉑	
76	相勉以忠义	卷44-列4-张保皋 373-上-10	㉑	
77	仁义之心与杂情并植	卷44-列4-张保皋 373-下-1	㉑	
78	杂情胜,则仁义灭	卷44-列4-张保皋 373-下-2	㉑	
79	仁义胜,则杂情消	卷44-列4-张保皋 373-下-2	㉑	
80	苟有亡义之心,不资以明	卷44-列4-张保皋 373-下-6	㉑	
81	多行不义	卷45-列5-乙巴素 374-下-6	㉑	
82	通晓义理	卷46-列6-强首 382-上-12	㉑	
83	吾谓王聪明识理义	卷46-列6-薛聪 385-下-10	㉑	
84	城危不救,是无义也	卷47-列7-奚论 386-下-11	㉑	
85	与其无义而生,不若有义而死	卷47-列7-奚论 386-下-11	㉑	
86	可谓世济忠义矣	卷47-列7-素那 387-下-10	㉑	
88	逼实亦能勇于义	卷47-列7-骤徒 388-上-12	㉑	
89	此诚志士义夫尽绝扬名之秋	卷47-列7-讷催 388-下-9	㉑	
90	以观其行义,然后举用之	卷47-列7-金歆运 391-上-1	㉑	
91	或相磨以道义	卷47-列7-金歆运 391-上-2	㉑	

92	忠臣义士,死且不屈	卷47-列7-匹夫 393-上-7	①	
93	苟不伤义,则圣贤先众而为之	卷48-列8-圣觉 394-下-1	②	
94	非有学术礼义之资	卷48-列8-圣觉 394-下-4	②	
95	不加屈以非义	卷48-列8-实兮 394-下-7	②	
96	苟非其义,虽千金之利,不动心焉	卷48-列8-剑君 395-下-11	①	
97	虽编户小民,而颇知义理	卷48-列8-都弥 397-下-11	②	
98	自古废昏立明,天下之大义也	卷50-列10-弓裔 403-下-17	①	
99	王公已举义旗,于是前后奔走	卷50-列10-弓裔 404-上-12	②	
100	则何颜以见天下之义士乎?	卷50-列10-甄萱 409-上-12	①	甄萱之婿英规的发言
101	若举义旗,请为内应	卷50-列10-甄萱 409-上-17	①	甄萱之婿英规的发言
102	为臣之义,当如是乎?	卷50-列10-甄萱 410-上-8	①	
103	其义不可忘	卷50-列10-甄萱 410-上-17	①	

三、《三国史记》的“礼”

序号	引文	索引	属性	备注
	《本纪》			
1	事大之礼,其若是乎?	卷1-新本1-朴赫38年2月 10-上-3	①	
2	遣下臣修聘,可谓过于礼矣	卷1-新本1-朴赫38年2月 10-上-6	①	
3	则可谓得商人之礼者矣	卷1-新本1-南解元年 11-上-4	②	
4	此非礼,固不可以为法也	卷2-新本2-沾解元年 22-上-3	②	
5	虽外国各异俗,责之以中国之礼	卷3-新本3-奈勿元年 26-上-11	②	
6	王礼待之	卷4-新本4-法兴19年 35-上-12	②	
7	及其薨也,国人以礼葬之	卷4-新本4-真兴37年 38-上-7	②	
8	优礼甚备	卷5-新本5-真德2年 46-上-9	②	
9	贺正之礼始于此	卷5-新本5-真德5年 47-上-8	②	
10	备礼册命	卷5-新本5-武烈元年4月 47-下-12	②	
11	乃请婚成礼	卷6-新本6-文武元年 52-上-12	②	
12	伊湊文王卒,以王子礼葬之	卷6-新本6-文武5年2月 54-下-6	②	
13	王使角干金仁问廷仰之以大礼	卷6-新本6-文武8年6月 56-上-16	②	
14	假以披诚之礼	卷7-新本7-文武11年7月 61-上-9	③	唐帝给文武王的国书
15	备详诗礼,闻义不从	卷7-新本7-文武11年7月 61-上-14	③	唐帝给文武王的国书
16	未获致礼	卷7-新本7-文武11年7月 65-上-16	④	文武王给唐帝的国书
17	送往之义勿违,事居之礼莫阙	卷7-新本7-文武21年7月 69-下-6	④	文武王的遗诏
18	衣食足,而礼义备	卷8-新本8-神文7年4月 72-上-5	④	神文王的诏敕(祭祀文)
19	备礼资遣之	卷8-新本8-圣德22年3月 76-上-6	②	
20	文章礼乐,阐君子之风	卷8-新本8-圣德30年2月 77-上-8	③	唐帝的诏书
21	恭而有礼	卷8-新本8-圣德32年7月 77-下-8	②	
22	奕业怀仁,率心常礼	卷9-新本9-景德2年3月 80-下-8	③	唐帝的诏书
23	仍加殊礼	卷9-新本9-景德2年3月 80-下-12	③	唐帝的诏书
24	日本国使至,慢而无礼	卷9-新本9-景德12年8月 81-下-4	②	
25	克践礼乐名义	卷9-新本9-景德15年2月 82-上-1	③	唐帝的诏书
26	衣冠知奉礼	卷9-新本9-景德15年2月 82-上-5	③	唐帝的御诗
27	礼法兴行	卷10-新本10-元圣2年4月 86-下-10	③	唐帝的诏书
28	日本国使至,王厚礼待之	卷10-新本10-哀庄9年2月 90-上-6	②	

29	群臣以礼葬之	卷10-新本10-闵哀2年95-下-10	③	
30	罔或违礼	卷11-新本11-文圣19年9月98-上-14	③	文圣王的遗诏
31	仍命有司备礼封崇	卷11-新本11-真圣9年10月103-下-4	③	
32	太祖厚礼待之	卷12-新本12-敬顺4年10月108-上-17	③	
33	相对曲尽情礼	卷12-新本12-敬顺4年10月108-下-11	③	
34	太祖甚喜,既待之厚礼	卷12-新本12-敬顺9年10月109-下-8	③	
35	为礼仪之邦	卷12-新本12-敬顺9年110-上-15	③	
36	其王金蛙以太后礼葬	卷13-高本1-东明14年8月112-下-17	③	
37	汝汉家婢妾,何无礼之甚乎?	卷13-高本1-琉璃3年7月113-下-7	④	
38	礼送之	卷13-高本1-琉璃27年3月115-上-6	③	
39	礼葬于东原	卷13-高本1-琉璃28年3月115-上-16	③	
40	以小事大者,礼也	卷13-高本1-琉璃28年8月115-下-6	③	
41	今王能以礼顺事我,则天必佑之	卷13-高本1-琉璃28年8月115-下-7	③	
42	未闻礼义	卷13-高本1-琉璃28年8月115-下-11	③	
43	遂以礼葬于王骨岭	卷13-高本1-琉璃37年4月116-下-5	③	
44	则我以礼迎	卷14-高本2-大武神15年4月120-上-6	④	
45	好童不以礼待妾	卷14-高本2-大武神15年4月120-上-14	④	
46	礼让克己	卷15-高本3-太祖大86年3月124-上-6	④	王弟伯固的谏言
47	乃以礼葬于质山	卷16-高本4-新大15年9月127-下-3	③	
48	王遣使以卑辞重礼聘之	卷16-高本4-故国川13年4月128-下-5	③	
49	况妇人而夜行,岂礼云乎?	卷16-高本4-山上元年129-下-7	④	
50	暴慢无礼	卷16-高本4-山上元年129-下-10	④	
51	于是延优加礼	卷16-高本4-山上元年129-下-11	③	
52	兄死弟及礼也	卷16-高本4-山上元年129-下-15	④	
53	见以家人之礼	卷16-高本4-山上元年130-上-10	③	
54	大王不以礼让之	卷16-高本4-山上元年130-上-15	④	
55	以兄丧礼葬之	卷16-高本4-山上元年130-上-17	④	
56	以王礼葬于裴岭	卷16-高本4-山上元年130-下-4	③	
57	嗣王以为非礼禁止	卷17-高本5-东川22年2月133-下-16	③	
58	昔我先王不致礼于中国	卷17-高本5-中川4年4月134-上-9	④	
59	燕王盛以我王礼慢	卷18-高本6-广开土9年正月141-上-13	③	
60	存育之礼当如启民	卷18-高本6-婴阳18年151-下-4	④	隋炀帝之言,且包含③因素
61	藩礼颇阙	卷18-高本8-婴阳18年151-下-5	④	隋炀帝之言,且包含③因素
62	朝觐之礼	卷18-高本8-婴阳23年正月151-下-18	③	隋帝的诏敕
63	岂为臣之礼	卷18-高本8-婴阳23年正月152-上-8	③	隋帝的诏敕
64	左光禄大夫郭荣谏曰:戎狄失礼	卷18-高本8-婴阳24年正月155-上-5	④	
65	遣使持节备礼册命	卷21-高本9-宝藏2年3月158-下-1	③	唐帝的诏敕
66	早习礼教	卷21-高本9-宝藏2年3月158-下-3	③	唐帝的诏敕
67	俟尔国修臣礼	卷21-高本9-宝藏4年162-下-7	④	唐帝之言,且包含③因素
68	勤以礼接之	卷22-高本10-宝藏27年9月170-上-14	③	

69	以礼意田蚕织作	卷22-高本10-宝藏总论 171-上-18	⑤	
70	见有礼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	卷23-百本1-盖娄28年 177-下-12	⑤	引用《左传》文公18年条
71	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	卷23-百本1-盖娄28年 177-下-13	⑤	引用《左传》文公18年条
72	王优礼待之	卷25-百本3-腆支5年 186-下-4	③	
73	礼遇尤厚	卷25-百本3-盖卤18年 188-下-1	③	
74	无人臣礼	卷27-百本5-威德45年9月 197-上-3	①	隋帝的诏敕
	《列传》			
75	然礼不以日月为名	卷41-列1-金庾信(上) 353-下-7	④	
76	厚礼而归之	卷41-列1-金庾信(上) 355-下-8	③	
77	与贤者游亲而礼	卷43-列3-金庾信(下) 366-下-4	⑤	
78	以军礼揖拜	卷44-列368-居柒夫 368-上-18	③	
79	违事大之礼	卷44-列4-金仁问 369-下-6	④	唐高宗之言,且包含①因素
80	英公礼答之	卷44-列4-金仁问 370-上-5	③	
81	王遣使以卑辞重礼聘之	卷45-列5-乙巴素 374-下-15	③	
82	以礼葬于质山	卷45-列5-明临答夫 377-下-12	③	
83	遂以聘礼入高句丽	卷45-列5-朴堤上 378-下-15	③	
84	为时人所尊礼	卷45-列5-贵山 379-下-18	③	
85	以礼殡葬	卷45-列5-贵山 380-下-2	③	
86	备礼迎之	卷45-列5-温达 381-下-2	③	
87	礼合披陈	卷46-列6-崔致远 384-上-9	②	引用崔致远文集
88	授职为大将军,以礼葬之	卷47-列7-薛颢头 389-上-10	③	
89	以礼合葬于反知山	卷47-列7-丕宁子 392-上-13	③	
90	非有学术礼义之资	卷48-列8-圣觉 394-下-4	⑤	
91	男生纯厚有礼,奏对敏辩,善射艺	卷48-列8-薛氏女 397-上-13	③	
92	以礼改葬	卷49-列9-盖苏文 400-下-1	③	
93	然后卜日成礼	卷49-列9-盖苏文 400-下-10	③	
94	箕萱悔慢不礼	卷50-列10-弓裔 401-下-5	③	
95	及至待以厚礼	卷50-列10-甄萱 409-上-6	③	

四、《三国史记》的“智”

序号	引文	索引	属性	备注
	《本纪》			
1	性沈厚,多智略	卷1-新本1-南解元年 10-下-9	③	
2	吾闻圣智之人多齿	卷1-新本1-儒理元年 11-下-10	④	
3	智识过人	卷1-新本1-脱解元年 13-上-7	③	
4	乃长聪明多智略,乃名阙智	卷1-新本1-脱解9年3月 13-下-13	③	
5	谓金官国首露王年老多智识	卷1-新本1-婆婆23年8月 15-上-15	④	
6	末仇忠贞有智略,王常访问政要	卷2-新本2-儒礼8年正月 23-下-11	③	
7	聪明多智略	卷6-新本6-文武元年 52-上-14	③	
8	外招强阵,岂为智也	卷7-新本7-文武11年 61-上-17	①	唐帝寄给文武王的国书

9	能以智惩恶,可谓能矣	卷14-高本2-大武神15年3月120-上-1	㉔	
10	不度智能,来与吾战	卷16-高本4-故国川13年4月128-下-3	㉔	
11	智虑渊深	卷16-高本9-宝藏4年4月162-上-2	㉔	
12	知识英迈,能断事	卷26-百本4-圣元年194-下-10	㉔	
	《列传》			
13	庾信虽少有才智	卷41-列1-金庾信(上)356-下-16	㉔	
14	乙支文德之智略	卷43-列3-金庾信(下)366-下-10	㉔	
15	智虑渊深	卷45-列5-乙巴素374-下-13	㉔	
16	有贤智	卷45-列5-朴堤上378-下-9	㉔	
17	实兮无智慧多胆气	卷48-列8-实兮394-下-11	㉔	
18	龚直勇而多智略	卷50-列10-甄萱408-上-11	㉔	
19	身长而多智	卷50-列10-甄萱408-下-3	㉔	
20	智虑忽其一失	卷50-列10-甄萱408-下-13	㉔	后百济王神剑的诏书
21	岂有临君之智	卷50-列10-甄萱408-下-17	㉔	后百济王神剑的诏书

五、《三国史记》的“信”

序号	引文	索引	属性	备注
	《本纪》			
1	卿俗敦信义	卷10-新本10-元圣2年4月86-下-8	㉔	唐帝的诏书
2	蔡彤以恩信待之	卷14-高本2-慕本元年121-上-16	㉔	
3	笃于仁信	卷23-百本1-温祚元年173-上-9	㉔	分注
	《列传》			
4	今我国以忠信以存	卷43-列3-金庾信(下)363-下-5	㉔	
5	与大臣言,敬而信	卷43-列3-金庾信(下)366-下-4	㉔	引文
6	传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 信哉!	卷44-列4-乙支文德367-下-15	㉔	编者的感叹
7	臣闻交邻国之道,诚信而已	卷45-列5-朴堤上378-下-16	㉔	
8	三曰:交友以信	卷45-列5-贵山380-上-4	㉔	
9	百济反覆之国,不可信也	卷47-列7-竹竹392-下-6	㉔	
10	王信而许之	卷48-列8-都弥398-上-7	㉔	

六、《三国史记》的“忠”

序号	引文	索引	属性	备注
	《本纪》			
1	未仇忠贞有智略,王常访问政要	卷2-新本2-儒礼8年正月23-下-11	㉔	
2	贤佐忠臣	卷4-新本4-真兴37年37-下-13	㉔	引用金大问的《花郎世纪》
3	且如入则孝于家,出则忠于国	卷4-新本4-真兴37年37-下-17	㉔	引用崔致远的《鸾郎碑》
4	维帝任忠良	卷5-新本5-真德4年46-下-14	㉔	
5	为臣莫若忠,为子莫若孝	卷4-新本4-武烈7年7月49-上-6	㉔	
6	见危致命,忠孝两全	卷5-新本5-武烈7年7月49-上-6		
7	永世尽忠	卷6-新本6-文武10年3月59-上-1	㉔	文武王给高句丽王的诏敕
8	弟作忠臣	卷7-新本7-文武11年7月60-上-17	㉔	唐帝的诏敕
9	违君之命不忠,背父之心非孝	卷7-新本7-文武11年7月61-上-11	㉔	唐帝的诏敕

10	嗚呼！昔為忠義	卷7-新本7-文武11年7月 61-下-15	①	唐帝的詔敕
11	新羅效忠，亦足矜憫	卷7-新本7-文武11年7月 63-下-4	①	文武王寄給唐帝的國書
12	必當國蒙盡忠之恩，人受效力之賞	卷7-新本7-文武11年7月 64-上-18	①	文武王寄給唐帝的國書
13	迄定高麗，盡忠效力	卷7-新本7-文武11年7月 64-下-6	①	文武王寄給唐帝的國書
14	未申忠款	卷7-新本7-文武11年7月 65-上-13	①	文武王寄給唐帝的國書
15	不貳之忠，曾無一達	卷7-新本7-文武11年7月 65-上-14	①	文武王寄給唐帝的國書
16	事上之規，盡忠為本	卷8-新本8-神文元年8月 70-下-10	①	神文王的詔敕
17	納款輸忠	卷8-新本8-聖德30年 77-上-9	①	唐帝的詔敕
18	諒忠義之儀表	卷8-新本8-聖德30年 77-上-10	①	唐帝的詔敕
19	以忠貞為事	卷8-新本8-聖德35年 78-下-13	①	給唐帝的上表文
20	累效忠節	卷9-新本9-景德2年3月 80-下-10	①	唐帝的詔敕
21	忠信識尊儒	卷9-新本9-景德15年2月 82-上-5	①	唐帝的御詩
22	忠效益著	卷10-新本10-元聖2年4月 86-下-12	①	唐帝的詔敕
23	竭力盡忠	卷11-新本11-文聖19年9月 98-上-14	①	文聖王的遺詔
24	只合與忠臣義士	卷12-新本12-敬順9年10月 109-上-11	①	
25	蘇子瞻謂之忠臣	卷12-新本12-敬順9年 110-下-9	①	
26	禍及一忠臣二愛子	卷15-高本3-次大3年 125-下-10	①	
27	臣不諫君，非忠也	卷17-高本5-煒上9年8月 136-下-4	①	
28	質性忠毅	卷24-百本2-古爾9年 180-上-5	①	
29	忠言逆耳，利于行	卷26-百本4-東城22年 193-上-8	①	
30	于戲！惟爾世襲忠勤	卷26-百本4-東城23年 193-下-6	①	分注
31	忠款之至	卷27-百本5-法28年 198-下-9	①	唐帝的詔敕
32	忠臣死不忘君	卷28-百本6-義慈16年3月 201-下-12	①	
33	忠而謀因機立功	卷28-百本8-義慈后 205-上-14	①	劉仁軌之言
	《列傳》			
34	吾平生以忠孝自期	卷41-列1-金庾信(上) 354-上-17	①	
35	其臣忠以事國	卷42-列2-金庾信(中) 359-下-6	①	蘇定方之言
36	今我國以忠信以存	卷43-列3-金庾信(下) 363-下-5	①	
37	遠邪佞盡忠直	卷43-列3-金庾信(下) 366-下-3	①	
38	涉海來朝，忠誠可尚	卷44-列4-金仁問 369-上-10	①	唐高宗之言
39	夫子忠諫，死而不忘	卷45-列5-金后稷 375-下-8	①	
40	一曰：事君以忠	卷45-列5-貴山 380-上-3	①	
41	可謂世濟忠義矣	卷47-列7-素那 387-下-10	①	
42	事上以忠，臨民以恕	卷47-列7-金令胤 389-上-3	①	
43	為臣莫若忠，為子莫若孝	卷47-列7-金令胤 389-上-18	①	
44	見危致命，忠孝兩全	卷47-列7-金令胤 389-上-18	①	
45	賢佐忠臣，從此而秀	卷47-列7-金歆運 391-上-4	①	引用金大問的《花郎世紀》
46	求忠勇材堪綏御者	卷47-列7-匹夫 392-下-17	①	
47	忠臣義士，死且不屈	卷47-列7-匹夫 393-上-7	①	
48	君自祖考以忠誠公材聞于時	卷48-列8-實兮 394-下-14	①	
49	李斯盡忠，為秦極刑	卷48-列8-實兮 394-下-17	①	
50	忠士被斥，古亦然也	卷48-列8-實兮 394-下-17	①	
51	臣不諫君，非忠也	卷49-列9-倉助利 399-上-1	①	
52	吾以忠純自許	卷50-列10-弓裔 403-下-18	①	高麗太祖之言
53	足下勿詳忠告	卷50-列10-甄萱 406-上-18	①	甄萱寄給高麗太祖的國書
54	以為非有元輔之忠純	卷50-列10-甄萱 407-上-6	①	高麗太祖寄給甄萱的國書
55	忠臣不事二君	卷50-列10-甄萱 409-上-2	①	

七、《三国史记》的“孝”

序号	引文	索引	属性	备注
	《本纪》			
1	孝悌有异行者,赐职一级	卷3-新本3-奈勿2年26-上-13	㉔	
2	照知幼有孝行,谦恭自守	卷3-新本3-照知元年30-下-14	㉔	
3	且如人则孝于家,出则忠于国	卷4-新本4-真兴37年37-下-17	㉕	引用崔致远的《鸾郎碑》
4	为臣莫若忠,为子莫若孝	卷5-新本5-武烈6年7月49-上-6	㉖	
5	见危致命,忠孝两全	卷5-新本5-武烈6年7月49-上-6	㉖	
6	违君之命不忠,背父之心非孝	卷7-新本7-文武11年7月61-上-11	㉗	唐帝的诏敕
7	孝友明敏	卷11-新本11-文圣19年9月98-上-9	㉘	文武王的遗诏
8	解明为子不孝	卷13-高本1-琉璃27年3月115-上-2	㉙	
9	今父王以我为不孝	卷13-高本1-琉璃28年3月115-上-4	㉙	
10	孝子之事亲也,当不离左右以致孝	卷13-高本1-琉璃28年3月115-上-17	㉚	
11	可谓孝乎?	卷14-高本2-大武神15年120-上-18	㉚	
12	命所司举贤良孝顺	卷15-高本3-太祖大66年123-上-7	㉛	
13	孝顺事上	卷15-高本3-太祖大94年124-下-9	㉛	
14	见无礼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	卷23-百本1-盖娄38年177-下-12	㉜	引用《左传》文公18年条
	《列传》			
15	吾平生以忠孝自期	卷41-列1-金庾信(上)354-上-17	㉝	
16	二曰:事亲以孝	卷45-列5-贵山380-上-4	㉝	
17	为臣莫若忠,为子莫若孝	卷47-列7-金令胤389-上-18	㉞	
18	见危致命,忠孝两全	卷47-列7-金令胤389-上-18	㉞	
19	今子负父命弃母慈,可谓孝乎?	卷47-列7-丕宁子392-上-8	㉞	
20	见父死而苟存,岂所谓孝子乎?	卷47-列7-丕宁子392-上-9	㉞	
21	向德孝顺,为时所称	卷48-列8-向德394-上-6	㉟	
22	曰:父母疾烹药饵,以是为孝	卷48-列8-圣觉394-下-1	㉟	
23	性至孝	卷48-列8-孝女知恩396-下-3	㉟	

八、《三国史记》的“勇”

序号	引文	索引	属性	备注
	《本纪》			
1	吾儿年纔十六,志气颇勇	卷5-新本5-武烈7年7月49-上-9	㉑	
2	爱其少且勇,不忍加害	卷5-新本5-武烈7年7月49-上-11	㉑	
3	见义不为无勇	卷10-新本10-闵哀元年2月95-上-18	㉒	弓福引用古人之言
4	有力而好勇	卷13-高本1-琉璃27年3月114-下-18	㉓	
5	以好勇闻,其于得罪也	卷13-高本1-琉璃28年115-上-18	㉓	
6	隋兵饶勇者,争赴水接战	卷20-高本8-婴阳23年2月152-下-18	㉔	
7	《列传》			
8	士卒义勇	卷42-列2-金庾信(中)360-下-6	㉕	
9	张保皋之义勇	卷43-列3-金庾信(下)366-下-10	㉖	
10	文武大王以仁问英略勇功特异常伦	卷44-列4-金仁问370-上-6	㉖	

11	堤上刚勇而有谋	卷45-列5-朴堤上 378-下-12	④	
12	其父赞德有勇志英节	卷47-列7-奚论 386-下-5	③	
13	父子勇于国事	卷47-列7-素那 387-下-10	④	
14	逼实亦能勇于义,不顾其身	卷47-列7-骤徒 388-上-11	④	
15	庾信嘉其勇	卷47-列7-裂起 391-上-17	③	
16	裂起、仇近,天下之勇士也	卷47-列7-裂起 391-下-1	④	
17	求忠勇材堪绥御者	卷47-列7-匹夫 392-下-18	③	
18	终知难而勇退	卷50-列10-甄萱 407-上-6	②	高丽太祖的国书
19	龚直勇而多智略	卷50-列10-甄萱 408-上-11	③	

九、《三国史记》的“道”

序号	引文	索引	属性	备注
	《本纪》			
1	此方民不相盗,可谓有道之国	卷1-新本1-朴赫30年9-下-16	④	
2	王曰:本欲兴道而杀不辜,非也	卷4-新本4-法兴15年34-下-15	④	
3	曰:若道之得行,臣虽死无憾	卷4-新本4-法兴15年34-下-15	④	
4	议论奇诡,而非常道	卷4-新本4-法兴15年34-下-17	④	
5	国有玄妙之道	卷4-新本4-真兴15年37-下-15	②	引用崔致远的《鸾郎碑》
6	今百济无道	卷5-新本5-善德11年7月43-下-5	④	
7	使航贡筐相望于道	卷5-新本5-真德4年47-上-3	③	
8	闻说道妙,以及理世之方	卷9-新本9-景德21年83-下-2	③	
9	夫妇之道,人之大伦也	卷11-新本11-文圣7年3月97-上-9	④	
10	吾与其生于无道之时	卷15-高本3-次大2年2月125-上-18	④	
11	初次大王无道	卷16-高本4-新大元年126-下-6	④	
12	反谓寡人无道乎?	卷16-高本4-山上元年130-上-13	④	
13	今国王无道	卷17-高本5-美川元年137-上-18	④	
14	必胜之道,五	卷21-高本9-宝藏2年159-下-18	④	
15	国家奉道,不信佛法	卷22-高本10-宝藏9年167-上-14	③	
16	设险守国,古今常道	卷23-百本1-温祚8年173-下-9	④	
17	尝闻道家之言	卷24-百本2-近仇首元年183-上-14	④	
18	怀远之道,莫先于宠命	卷27-百本5-武42年3月199-下-13	①	唐帝的诏敕
19	至于百济之季,所行多非道	卷28-百本6-义慈总论206-上-1	③	
	《列传》			
20	敌国无道	卷41-列1-金庾信(上)353-下-14	④	
21	祀曰:天道则阳刚而阴柔	卷41-列1-金庾信(上)356-下-1	④	
22	人道则君尊而臣卑	卷41-列1-金庾信(上)356-下-2	④	
23	百济无道	卷42-列2-金庾信(中)358-下-6	④	
24	实为君之要道也	卷43-列3-金庾信(下)366-下-5	③	
25	某生于偏方,未闻道理	卷44-列4-居柒夫368-上-4	④	
26	臣闻交邻国之道,诚信而已	卷45-列5-朴堤上378-下-16	④	
27	盍闻道于贤者之侧乎?	卷45-列5-贵山379-下-16	④	
28	学道而不行之,诚所羞也	卷46-列6-强首382-下-4	④	
29	丈夫之言,亦有道理	卷46-列6-薛聪385-下-9	④	
30	或相磨以道义	卷47-列7-金歆运391-上-2	③	
31	尝闻为臣之道	卷48-列8-勿稽子395-上-12	④	

十、《三国史记》的“德”

序号	引文	索引	属性	备注
	《本纪》			
1	今邻国来侵,是孤之不德也	卷1-新本1-南解元年7月11-上-7	㉔	
2	以大辅脱解素有德望	卷1-新本1-儒理元年11-下-9	㉔	
3	朕以不德有此国家	卷1-新本1-婆娑8年7月14-下-12	㉔	发言形式是王的“召曰”
4	德不能绥	卷1-新本1-婆娑8年7月14-下-13	㉔	发言形式是王的“召曰”
5	讫解幼有老成之德	卷2-新本2-讫解元年24-下-13	㉔	
6	臣等以为新者德业日新	卷4-新本4-智证4年10月33-下-3	㉔	
7	维帝任忠良,五三成一德	卷5-新本5-真德4年46-下-15	㉔	
8	无德行可称	卷5-新本5-武烈元年47-下-8	㉔	
9	今之德望崇重,莫若春秋公	卷5-新本5-武烈元年47-下-8	㉔	
10	公太祖中牟王,积德比山	卷6-新本6-文武10年3月59-上-14	㉔	文武王给高句丽王的诏敕
11	留连酒德	卷7-新本7-文武11年7月60-下-10	㉔	唐帝的诏敕
12	七德兼备	卷7-新本7-文武11年7月65-下-8	㉔	文武王寄给唐帝的国书
13	德合乾坤	卷7-新本7-文武11年7月66-下-8	㉔	文武王寄给唐帝的国书
14	好生之德	卷7-新本7-文武11年7月66-下-8	㉔	文武王寄给唐帝的国书
15	本扬圣德	卷7-新本7-文武20年2月68-下-18	㉔	高句丽王的上奏
16	肃雝成德	卷7-新本7-文武20年3月69-上-2	㉔	高句丽王给文武王的上奏
17	我太宗文皇帝,神功圣德	卷8-新本8-神文12年72-下-1	㉔	唐帝的诏敕
18	然念先王春秋,颇有贤德	卷8-新本8-神文12年72-下-5	㉔	对唐帝的诏敕之答奏
19	咸承之德	卷8-新本8-圣德32年77-下-14	㉔	对唐帝的诏敕之答奏
20	贤哉德不孤	卷9-新本9-景德15年2月82-上-5	㉔	唐帝的御诗
21	此皆德不符民望	卷9-新本9-宣德6年85-下-13	㉔	宣德王的遗诏
22	德望素高	卷10-新本10-元圣元年86-上-13	㉔	
23	委之贤德	卷11-新本11-文圣19年98-上-11	㉔	文圣王的遗诏
24	幼有老成之德	卷11-新本11-宪安5年正月99-上-6	㉔	
25	此圣德之所致也	卷11-新本11-宪康6年8月101-下-12	㉔	诸臣的上奏
26	此卿等辅佐之力也,朕何德焉	卷11-新本11-宪康6年8月101-下-15	㉔	
27	其女子德容双美	卷12-新本12-敬顺9年12月109-下-10	㉔	
28	有德于生民甚大	卷12-新本12-敬顺9年12月110-下-8	㉔	
29	新罗功德过于彼远矣	卷12-新本12-敬顺9年12月110-下-9	㉔	
30	岂非阴德之报者欤	卷12-新本12-敬顺9年12月110-下-13	㉔	
31	以报其德	卷13-高本1-东明14年10月112-下-18	㉔	
32	此王之德也,臣何功焉	卷13-高本1-琉璃11年4月114-上-6	㉔	
33	孤以不德	卷14-高本2-大武神5年118-下-2	㉔	
34	是以国人感王德义	卷14-高本2-大武神5年118-下-5	㉔	
35	上同王德	卷15-高本3-太祖大86年124-上-6	㉔	王弟伯固的谏言
36	君若修德	卷15-高本3-次大3年7月125-下-14	㉔	师巫的谏言
37	是君之德也,国之福也	卷15-高本3-次大4年4月125-下-18	㉔	进行诬告的发言
38	本非君德	卷16-高本4-新大2年正月126-下-12	㉔	
39	大哉!新大王之德泽也	卷16-高本4-新大2年正月126-下-18	㉔	
40	位非德进	卷16-高本4-故国川13年128-上-16	㉔	

41	国人怀其恩德	卷17-高本5-东川22年2月133-下-15	③	
42	德不能绥	卷17-高本5-西川11年10月133-上-7	④	
43	陛下威名功德既云足矣	卷22-高本10-宝藏8年166-下-15	⑤	房玄龄上呈唐帝的奏表
44	不度于善,而在于凶德	卷23-百本1-盖娄28年177-下-15	⑤	
45	弃息民之大德	卷25-百本3-盖卤18年188-下-12	④	
46	扬子法言评此,以为不由德	卷25-百本3-盖卤总论190-下-6	⑤	引用扬子《法言》
47	所谓德者,仁与义而已矣	卷25-百本3-盖卤总论190-下-6	⑤	
	《列传》			
48	故知德胜于妖	卷41-列1-金庾信(上)356-上-16	④	
49	故纣有亿兆人,离心离德	卷41-列1-金庾信(上)357-上-7	④	
50	公之功德,曷日可忘	卷42-列2-金庾信(中)361-上-2	④	
51	寡人欲报之德	卷43-列3-金庾信(下)364-下-15	④	
52	允中祖之德也	卷43-列3-金庾信(下)365-下-13	④	
53	闻师之德誉	卷44-列4-居柒夫368-上-5	④	
54	位非德进	卷45-列5-乙巴素374-下-8	④	
55	德薄才短	卷45-列5-乙巴素374-下-16	④	
56	然后德政醇美,国家可保	卷45-列5-金后稷375-上-15	④	金后稷的谏言
57	闻王之令德	卷46-列6-薛聪385-下-1	④	
58	凡妇人之德,虽以贞洁为先	卷48-列8-都弥397-下-13	④	
59	予实否德	卷50-列10-弓裔404-上-1	④	
60	今之德望,未有居公之右者	卷50-列10-弓裔404-上-4	④	
61	德洽包荒	卷50-列10-甄萱407-下-13	⑤	高丽太祖寄给甄萱的国书

The Conceptual Structure of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an Official Dynastic Record of Korean History, as the Ideas of Ren (benevolence) and Yi (righteousness) as Its Core Values

Masayuki Sato

School of Philosoph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10617, China
E-mail:msato@ntu.edu.tw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elucid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ought of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hereafter, HRTK) and that of its compiler, Kim Bu-shik by means of scrutinizing the meaning of ten main Confucian concepts: ren (benevolence), yi (righteousness), li (ritual and social norm), zhi (wisdom), xin (trustfulness), zhong (loyalty and sincerity), xiao (filial piety), yong (courage), dao (the way) and de (virtue). Since HRTK is a multi-layered text which consists of different records, anecdotes and arguments, if we analyze its variety of arguments which represent different authors and periods, then we will be able to delineate the development of Korean thought, especially its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Confucianization.” In addition, this article also attempts to clarify the core idea(s) among those in thought of HRTK. It is fairly salient that the chief-editor, Kim Bu-shik convinced that more than anything, the idea(s) of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would occupy the center of its value and importance. Kim Bu-shik’s highest acclaim to the idea(s) of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can be observed not only in the fact that he regarded the idea(s) of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as the essence of the concept of virtue, but also in his firm belief that a rise or fall of a country should be predicated upon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their practices by their rulers.

Keywords: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Kim Bu-shik; Mencius; ideas of ren (benevolence) and yi (righteousness); Koryo dynasty; Korean Confucianism

(责任编辑: 张晓梅)